

# 自然之於人的印象

圖、文／林佳靜（臺南分會第十二期解說員培訓學員）



**念** 研究所期間，有一次住在花蓮的學姊談及她來臺南對孔廟那一帶的看法。而我是這麼記得的。

她說：「孔廟那裡，給我的感覺很古老。那片斑駁的紅牆……還有『什麼』的，讓那個地方整個一起有一種很古老的感覺。」我在當下聽過後，並沒特別印象。但後來，因緣際會來到荒野上課認識 12 解的同學。有次，我跟冰河、綠蘿來到了巴克禮公園探勘即將要解說的物種。而我們一走進入口，冰河看見最老的那棵樹，便攤開葉片說：「妳看金龜樹的葉子，很像金龜很可愛。」接著，綠蘿也搭話，摸著金龜樹的樹幹說：「喔，我很喜歡這種樹，我記得孔廟那裡也很多。它就是長這樣奇形怪狀，才有一種歷史古韻的味道。」於是，我想起學姊口中形容孔廟而不得解釋的那個「什麼」。

於是，我也看了看金龜樹是「什麼樣子」。它的樹幹傾斜近乎要跌在地上。樹的形貌看起來歪歪扭扭，總是把樹幹的手伸得低垂，而不是年

輕高昂挺立地向上長。而且，樹幹身上還凹凸不平像長了一顆顆的腫瘤，好似《鐘樓怪人》電影裡的痾儂老人。這是我對金龜樹，這麼仔細的細看。然而，也就在這時，這棵樹的形貌，突然地解惑了學姊拋出的疑問——孔廟那裡營造的感覺。我似乎得到答案：「原來，孔廟那裡之所以古老，不只是因為孔廟的存在而已，還是因為有金龜樹的陪襯，襯托出更深厚的歷史感。」我開始思考我們跟自然的關係，不就是這種感覺？那些說不上來又不知道是「什麼」的感覺，總是在我們沐浴在大自然之中時，伴隨著我們許久。我們好像是這樣感知自然的，像是為什麼覺得落羽松樹林美、為什麼覺得金龜樹老，這些問題非常藝術且哲學，彷彿背後有一套精巧設計的邏輯，只是我們尚未理解。

不過，如果說我們誕生下來在這世上，普遍首要理解自然的第一個方式是它的「形貌」。也就是，我們看見它是什麼便是什麼。以前金龜樹，對我而言它只是棵跟很多樹都一樣的「一棵

樹」；而後，當這棵樹與我的記憶產生了連結，我們之間便有了故事。於是，金龜樹不再只是一棵樹而已。它在故事裡扮演的角色，促使我去了解更多它的形貌、它的名字以及生態背景。我想起徐仁修老師在課堂上曾問過大家的一個問題，他說：「生態是什麼？」他回答：「關係。」他說：「生態是生物與環境的關係，生物與生物的關係，還有生物之間的故事。」而這麼巧，我與金龜樹因為有了故事，進而產生了關係。然而，金龜樹它之所以在故事中變得立體，正是因為它跟環境之間產生了關係——它跟孔廟之間的關係。不只如此，我還發現它跟巴克禮公園之間的關係，似乎也相互輝映著關係的連結。因為金龜樹的旁邊，正巧是巴克禮公園入口處的立碑，上面寫著的是這座公園的「歷史」。

於是，我開始思考這些巧合。原來，金龜樹不只生來便帶有古老的面貌，我們人類也把它放在與歷史相伴隨行的位置。然後，我們烙下了對金龜樹更深的既定印象。然而，印象是來自於關係經年累月的相處所形成的慣有意象。所以，當金龜樹有如此多巧合湊成我對此現象的奇妙觀察。我開始將金龜樹替換成其他植物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，比如像芙蓉葉。我記得，我的母親在家外常會擺一盆芙蓉葉。倘若去喪禮、醫院，總會要我們帶上幾片往口袋裡放。而我一直都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是我知道它會參與我的生活之中，扮演著具某種意義性的角色。這種角色，有時是對人有益處的功能性角色，也有時是巧合。雖然我不知道金龜樹為何恰巧出現在深具歷史意義的立碑或孔廟旁，但我認為它的確在這些地景位置裡，也扮演了某種意義性的角色。而或許，我們人也看出了它的意義性，以至於能將它放在如此對味的位置所造就的「印象」吧。🌿



**巴克禮博士 (Dr. Thomas Barclay) 奉獻事蹟**  
 巴克禮博士 (1849-1935) 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 (Glasgow)。1869 年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後，進入倫敦研究所，進修著名物理學家 Lord Kelvin 研究電學，獲得博士學位。他於 1875 年來台，前後共六十年之久奉獻於台灣。1925 年病歿於台南，埋葬於台南基督教墓地。  
 巴克禮博士創辦了台灣第一所大學——台南神學院。辦基督教聖經由原典翻譯成台灣話馬字，並推行羅馬字拼音白話字運動。又從英國引進現代版印刷術，籌辦台灣教會公報社，發行台灣第一份報紙——台灣府城教會報。1895 年，清國甲午戰爭失利，巴克禮曾對讓給日本。當日軍南下欲進入府城之時，全城人心惶惶。府城士紳遂推請巴克禮，會同日軍司令乃木將軍，交涉日軍和平入城，避免無辜百姓受害。其一生宣揚基督教之精神及保護台南府城免受戰火蹂躪之貢獻，令人緬懷感念。

台南神學院 太平橋基督奉獻紀念教會 台灣教會公報社 基督教新羅醫院  
 吳昇高級中學 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 辦國法人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 捐款